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卷十二

宋 鄭剛中 撰

臘月三日義烏道上寄潘義榮

天風生暮寒一夜新雪積遲明兀篴輿亂入山徑窄茅  
簷兩三家雞犬不見跡冬令頃弗嚴草木偕春色慙陽  
入桃杏弄暖浪益圻肅然變霜威犯者輒哀息獨餘山  
上松不動與寒敵十丈偉標致四面風浙瀝時於翠葉

中碎掛瓊玉白忘我道路嘆但覺心志懌擁鼻作孤吟  
清思浩無極

陪權郡符正民九日遊西山

符公寄郡理犀及不可觸白晝庭無訟一切就整肅秋  
風九月涼閒暇顧僚屬謂茲落帽會千載有賢躅西山  
多爽氣盍亦具騶僕曉出古城隅薄霧隱疎木乍見溪  
山明已洗簿書俗雲間阿蘭若小步徧深曲逸興不受  
制更到山之麓弔古動高懷臨風展遐矚扶光迫西汜

回棹泛清淥鉤簾陳密坐羅列進肴餽賓客岸巾幘禮  
數免拘束時因笑語驚鷗鷺入蘆竹導從偃旌旗城郭  
初燈燭我愧人物微情睠久虛辱終日陪後乘可但玩  
黃菊亦復見民田枯枯瘦無穀那能給租賦止可縱芻  
牧吾民窘窮狀蠹損非一目願施膏澤手小使千里足  
化此登高樂泮散入幽谷盡令登春臺老稚同鼓腹公  
徐登廟堂摩天逞鴻鵠下瞰清中原更作四海福

和趙晦之司戶三首

文士務悅日常患器局卑余雖嗜古勁而乏嫵媚姿綉  
繹起深愧漸摩賴良規溫言謾相誅何以慰所思

吾子澤天潢努力能自效詩句如春風容易亦新巧簡  
編多聖賢要在謹相倣更願觀南山其中藏霧豹

老過日斜時貧唯懸磬室釋耒著青衫自顧亦何得方  
作斗升計敢憚簿書役相觀摩善道正賴朋友力

寄題李監酒不俗閣

高士常狗俗無心欲違世野鶴在雞羣飲啄同飲翅昂

昂望九臯自有物外意下士求免俗正恐俗難避  
學西子象玉徒瑱埽低回雖飲容不改兀冗氣聞君開  
小閣潔具高風致隨硯翰墨香雨帶春煙細盡將窓几  
閒一洗簿書累漢有宏羊者權酤善言利流風至今茲  
已作千古弊君方聊爾耳升斗亦云寄顧我困埃塵俛  
首甘俗吏均是爲貧人噫嘻勿羞媿

送蕭德起赴召

闕

中原八駿涉沙漠春風移十年壯

士磨寶劍怒氣常裂肝荆湘跨閩浙米貴仍無錢征求  
未可罷民力悉已殫嗟我無遠識念此心獨寒九重益  
思治久席坐不安先生爲時起素抱今可言治近與治  
遠二者將孰先堂堂東海風千載猶凜然餘芳勉自振  
家世無相懸愚生啖寸祿州縣方迍邐感激欲起舞袖  
短無由翻臨風重相別江湖催發船

送符正民罷倅永嘉

去年歛板趨庭側門前楊柳如金色今年公去柳何如

已作涼陰舞寒碧歲月忽忽無足恨離合人生那免得  
身如汀鴈偶相逢自是不須論定跡我今胡爲抱不滿  
攀轅益爲邦人惜永嘉雄望城海濱吏久不良民弊積  
年來開府皆鉅公旁助剗除知有力歲當乙卯夏不雨  
早霧吹風十里赤愛人節費惜鎔銖廩廩單窮猶足食  
北方興師日千金州縣皇皇慮供億溥哉時發仁人言  
未至取魚憂竭澤青衫幕吏有何能造物見憐相技拭  
自知愚拙生霾霧臨事昏蒙無遠識天機遇觸狂態作



搯鼻炙眉成痼癖唯公道眼借餘青頗許披心露真率  
人生感恩未易言正恐不能同木石仙才秀骨公所有  
化作文章可華國持身况若玉壺冰透裏無塵只清白  
暫分半刺聊爾耳此豈能令公議塞行當擺脫州縣冗  
下跨秋風開六翮夔龍有室俱可入願吐詩書資碩畫  
自餘強飯無足云轉首潮平江樹隔

贈周希父

憶昨被嚴召同時具行李海風九月寒孤翮相次起扁

舟下雙溪鼓棹共秋水覽勝定徘徊得酒對歡喜欲得  
骨髓竒先後獻天子六馭駐松江端門晝高啟披雲就  
堯日五色炫光煒孤根際春陽生動自茲始掄材有時  
相小大聽所委茵馮忽東西分此舊窓几公居陋室中  
屋壁初料理人靜夜燈孤葉動聲入耳數日皆大風簷  
冰凍相倚坐想髯鬚逸清吟不知已慎書絨錦囊莫貴  
洛陽紙

丁巳年七月二十一日禱雨中元水府八月六日

展謝祠下皆被旨也然禱後越七日始雨神所爲  
耶其不然也審自神出不無愆期之尤有如不然  
神之饗上賜也多矣爲詩以問之

奉祝出閭闔禱雨祠中元陳祠信已薦拱俟心亦虔山  
雲屢觸石散去如飛烟慙衷迫秋陽汗流頸徒延超超  
念亡狀歸馬不敢鞭雲臺欲旬決蹇兆方解懸皇慈喜  
嘉淫報貺禮弗偏謂乃百神功共相成豐年遣昨致祠  
吏奔趨各如前我載謂水府意惑口莫言黃屋四海心

責已湯未賢抑畏動黎庶精誠格高圓正恐三日雨帝  
勅下九天神令享豐報然乎其不然貪功認有者鄙賤  
人所憐神聰冠四瀆宜弗蹈爾愆益思贊元化後效圖  
所先小臣此將命芒刺終未捐

送宋叔海郎中總領湖北

余生得奇疾傲世事矜倨錯落氣少合指摘心不恕人  
亦謂可憎不作朋友數自分與西山終焉約良伍憶昨  
奉嚴召孤跡踏朝路楓落吳江冷此是識君處東厨竊

餘餽西府共官署文書入同閱茵馮出聯馭從遠一毫  
髮所適無異趣重愧牛鐸凡不與黃鍾迕霜蹄入天衢  
先我呈遠步所幸時從容一笑或相遇君今持使節忽  
此戒徒御分袂固良苦餘懷尚能布北方烽烟急君相  
勤遠慮正當收杞梓留作廟堂助何爲使吾子千里治  
財賦蒼壁白鹿皮似亦失所措君如玉壺冰透裏無滓  
污清詩近道要容易不肯吐人於寸管中時見斑一露  
其如濟劇手妙敏難悉疏刀硯未輕發千牛已神怖使

圖中興業吾知有餘裕無乃上流勢貔虎夕屯聚三軍  
儻不飽難以青堅戍千金日致之又懼民生蠹聊煩笑  
談頃非君可誰付長江八月風帆飽舟楫具結束持行  
李功名戒遲暮如聞豫章北下接武昌渡公餘一樽酒  
時可對親故孰與紅塵中輪蹄日馳驚嗟余蒲柳姿領  
髮已垂素雙溪有小園清流鎖烟霧年來枕邊夢合眼  
見鷗鷺焉堪久勞役短豆成戀顧不待相汰逐襖被行  
亦去今茲懷別恨密坐不能訴酒闌可無言君行已稱

遽

送方公美少卿宣諭京畿

春風入江南紅蒸小桃坼  
亞卿何壯哉持節使江北  
牙牌刺金字黃旗書御墨  
奉將出雲天萬里布恩德  
十載分三光河洛塵霧黑  
夜泣孤鬼魂毒貫生靈臆  
胚胎此禍者起自燕山役  
今茲欲澄明造物豈易測  
關中幾萬人性命懸兆億  
敵雖識天意按舊反圖域  
聞其所車載取及墓前石  
民間一尺布持去如卷席  
齧盡脂與膏遺

我百州骨嗷嗷萬孔瘡俟望沐天澤江南今復貧萬室  
生理迫瘠此欲肥彼又恐非得策使者宜孰先第一安  
反側不須增甲兵當務修稼穡聲名無欲夸奏報須盡  
實隨宜養官吏著意看蝥賊偏私生忌讒戲怠藏隱慝  
舉手從簡易慎勿耗民力要令鄧禹車到處便休息九  
重愛物心八荒欲安宅行行致功名男子惟報國

胡德輝郎中由禮部出守桐廬同舍取令狐楚移  
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之句字分爲韻



某分賦移字

春風吹楊花楊花亂江湄中有使君船雙橈倚漣漪少  
駐一盃項容我成此詩人生天地間用舍當聽隨棟幹  
無衰氣匠石寧肯遺姑存萬牛力輕重惟所施方公在  
瀛洲衆論稱瑰奇圖書浩探討笑閱寒暑移取作南宮  
郎漸欲爲羽儀雍容入青瑣人以旦夕期承流急師帥  
小試煩一麾淮陽正不惡安用薄彼爲第令牧民心常  
如護嬰兒休息戒擾動飽煖毋凍饑清淨乃要道中庸

亦良規桐江古佳郡幽勝公所知一水綠浩蕩千峰影  
參差鳩鳴桑葉暗雨過稻花垂不妨乘事外時訪嚴陵  
祠囊中得新句因風寄所思

紀關隴

十載三光分號令南北阻四達禮義鄉限礙成荆楚帝  
王豈無真社稷固有主櫓槍不待射避路過河許職方  
閱輿圖十已歸四五窮民病巨瘡延頸待摩拊子翼上  
所親暫輟自應許詔書下雲天所至若甘雨車前拜且

迎稽首立如堵無家不壺漿有市皆肴脯葉底窺烏鵲  
墻頭出兒女其中老人者橫涕自相語脫命向鬼手魂  
魄掛網罟豈料須臾身復此見官府願上萬萬年左右  
常伊呂護持三綱全保我在田畝予前拜老人愧謝難縷  
縷塗炭置赤子不痛非父母如問嘗膽心念念惟率土  
驚風吹昏沙北望曾後汝成功當問天字養難用武今  
茲結新歡不試師一旅開籠出飛鳥汝亦良得所予獨  
顧秦關異世目可睹郊原掌心平猶是周撫膺岡巒抱

河洛四面踞龍虎惟時蓋世英制馭立區宇不應移造化私用貯狐鼠見還雖必然永保更精處銷兵聞造兵欲取必知與吏良民自安德盛豈招侮道義尊本朝好約信北土整頓天地間事事皆就祖吾民百憂足可使再辛苦冠巾作人家耕鉏飽禾黍會須太清塵一掃淨千古茲行豈不勤道里以萬數見公自清涼蕭然失袞暑日隨下幕吏一馬行似舞月明見旌旗夢寐聞簫鼓棗火餅肥炊漿酸粟饒煮徧覽江山勝腸腹浩撐拄不

見少增重政自太無補

和李公實郎中燕歌行

李侯氣爽常清涼上奉慈親髮垂霜弟兄如鳳皆翱翔  
秋吟胡爲慘中腸白雲孤飛客他鄉然此王事游有方  
晏嫂老醜勝空房我獨熊膽念莫忘已無針線在衣裳  
歲歲臨風感清商侯門忠義慶綿長象軸金花當滿床  
板輿歡愛未渠央倚門亦莫苦相望樞密將春布岐梁

和公實書懷

學古謾拙僻高談成繆悠吾今百念冷泛泛如虛舟參  
伍托裴度道路無一愁願同陳元龍時卧百尺樓

荅江虞仲機宜歸語

婁公說行高祖迎趙璧在懷出秦庭白首屬國還漢旌  
印綬累累妻嫂驚疏家叔姪辭公卿彭澤柳外陶淵明  
又如長鋏成悲鳴沂浴既罷風舞輕斐然成章孔所稱浩  
然之志孟豈平登山臨水賦有情回船上馬詩句精又  
如軍營之氣已見華山之馬將逸丘園之夢欲成天際

之舟可識其在今茲則還報王事秣馬脂車與離長安之日

金房道間皆蠟梅居人取以爲薪周務本戲爲蠟梅歎予用其韻是花在東南每見一枝無不眼明者

邊城草木枯散漫惟蠟梅花蜂不成蜜深黃吐春回如行沙礫中眼明見瓊瑰初謂此邦人推爲百世魁文房與幽室佳處定使陪羞死蒺藜類屏置山牆隈事有大

不然驚吁謾徘徊  
碩夫所樵採八九皆梅材  
餘芳隨東薪日赴煙與埃  
曲突幾家火靈根萬花灰  
我欲從化工緩語搖頰腮  
天涯有清客不善爲身媒  
鮮鮮犯霜露旦旦斤斧摧  
寧若橘變枳甘心擯長淮  
今渠負幽姿風韻元不類  
胡爲雜榛棘僅與樗櫟偕  
謂工爲垂手毋令識者哀

再和

我賦蠟梅什吁嗟何獨梅  
天衢誰謂高富貴容姦回世



路可憐窄巖穴定奇瑰劉蕡策如虹李邵方爲魁漢帝  
稱盛禮太史不得陪楚亦多大夫靈均葬江隈天馬繁  
四足悲鳴謾徘徊梗楠遇拙匠血指成棄材高岡鳳鳴  
姿竈下隨烟埃泛觀無不爾可嘆化爲灰我欲勸處子  
無庸畫紅腮我欲勸朝士無庸巧相媒時來雞犬仙勢  
去金石摧置器戒如斗酌酒當如淮陶陶醉鄉中壯心  
休自頽小視造物者今與兒輩偕浩氣塞天地容易毋  
悲哀

送陳季常判院

去年奉使天西角遇事才疎多自覺不應尚或人改觀  
增重端因君在幕君才如刃新發硎到手萬牛體髀落  
豈能隨我困邊徼定自搏風上寥廓峽東秋江風浪清  
美君出峽舟楫輕去年聯馬聽簫鼓今也恨不同此行  
古人持兵喻槃水顧我何者能獨擎幸留藥石苦資助  
勿謂相捨真忘情

送周務本機宜

霜風吹西湖與君持行李瘦馬共邊笳寒燈對孤邸新  
涼秋葉驚歸櫂君獨理棄我天一方穩下大江水丈夫  
志四海吾豈較遐邇行藏天所爲况自非偶爾獨憂綿  
薄資負重力難起嘉賓日以遠緩急尚誰倚置此勿復  
論遇坎各有止我積漢中穀君種彭澤米努力隨小大  
同在毓生齒他年脫冕歸對酒各歡喜

送何元英

乙未夏入秦馬足臨渭水辛酉冬使蜀去渭亦無幾君

於兩年間同我三萬里我今寄戎閫君復持行李客衣  
掛塵埃閒關亦勞矣垂髫讀詩書平視取青紫創翅隨  
人飛此計寧得已人生功與名天付在男子有物執其  
柄小大聽所委請君但強飯加意重生理見蜺儻弗駭  
換骨正刀匕青春到邊城雜花亂如綺儲粟三百萬護  
種一千壘日與諸少年醉卧春風裏行行勿我念峽束  
江未起辦事早言還下榻當設醴

寄別張子公尚書

昔我初至秦使旨不到蜀延首錦城春千里寄孤目逮  
公今出峽賤跡仍羈束夢看使君船翩翩轉江曲西州  
去思者何啻連萬屋攀轅猶弗還我意豈能足所憐蜀  
人病羸骨未生肉公兮胡弗留共與營糜粥自惟救護  
心寢食對溝瀆回顧莫有助此志亦單獨公兮那得留  
峽水峻而速蚤去登堂廟大作天下福病身雞肋瘦別  
恨容千斛勢須更勉強渭上幾一熟郡縣減苛賦廩廩  
貯餘粟便當乞身歸徑去友麋鹿

類試院放榜衆論以得士爲慶作古詩一章呈詳  
定錢憲元素及同院諸公紹興甲子十月二十八  
日也

書生業辭藝不爲覓科舉胸中負器識筆下有今古君  
看阿房賦豈是布衣語獨其在糊名貴賤惟所主得之  
類至寶棄去祇如土有司開化爐鎔鑄要精處時方爲  
鼎鑪小冶不應鼓諸公皆名流學海浩吞吐丹靈骨先  
換入榜盡龍虎訪以執文柄我亦費羅取書生家風寒

僕馬在何許趼足赴重圍裹飯坐長廡視公簾幕間若有霄漢阻那知先達心每事必念祖未把短檠棄尚記燈燭苦關防周罅隙考校到毫縷雜置戰場文一字不輕與如持古黃鐘端坐分律呂在處拔其尤可但十得五奉此賢能書足以上天府蜀士多豪英父老自能數謂或有遺珠勉使相接武我輩酒樽空邊城隔烟雨

北山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卷十三

宋 鄭剛中 撰

送樓仲輝知温州序

某與舍人樓公鄉井學校硯席所業經幼時無不同也  
故欽慕之心爲久且親至其聚散出處之跡則常不及  
同焉政和辛卯某不得爲鄉貢士而公陞禮部越二年  
癸巳某以貢士不得第而公奏名矣是其初已不得同



也其後公歷仕路翱翔二十年而某以布衣窮悴亦若是之久中間自覺如水禽浩蕩見人即飛自然相避是其後又不得同也紹興丁巳公爲左史舍人某適爲西府屬官省戶部舍鄰比意謂異時學校之歡可尋矣而公乃謂名不可以獨享將有忌而爭之者束手藏筆六請君相鼓枻一笑而扁舟已在大江之外矣至於今是又不可得而同也噫聚散之異乃爾耶雖然初不得同則業不侔也後又不得同則命不侔也二者皆非策蹇

所及今所謂不得同者則暫而已矣門方吹竽操瑟焉  
往衆求鼠腊懷璞何之如某失耕鋤之利而從升斗廢  
山林之夢而觸塵埃寧能久爲是耶赤松生春雲吾其  
望故廬而歸矣公於時回首三十年之雅畧去名勢雞  
肥黍熟相與開書論古今慨興亡而浩歌則後日之樂  
庶乎其可以同焉俟他日有翻然出爲天下之志則予  
當起彈其冠

韓孫小名序

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箋謂承華者鄂也鄂得華之  
光明則韡然而盛亦猶弟以欽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  
之顯詩人興之余既名叔義長子爲華孫今有弟焉可  
爲韡孫

蓬孫小名序

章郎生子之月余新除監察御史書至其家德文小名  
其子曰臺孫邢郎生子之月余以秘書少監出陝西得  
詔遣書見報且請小名其子余名之曰蓬孫烏臺少蓬

皆偕外祖官他時兩孫長大登科書小錄念老人否

胡仲容廬隱序

木偶困漂古人所嘆蓋流落羈寓終不若里舍田園之樂也鄉士胡仲容不見且二十年一日相訪臨安問其所止則曰買居華亭勞以羈寓流落之語則仲容殊不領方從容謂予曰華亭之居前名之以廬隱後榜之以茅廬置其間者皆書史圖畫琴瑟筆硯之類與之遊者皆邑之賢士大夫予聞其言始恨慰勞之語不應爲仲

容發也大抵學者急於修身身修則無往而不得其所  
仲容去桑梓而無羈寓流落之色買居清閒而有里舍  
田園之趣蓋善修其身者歟雖然修身不可一日怠也  
君之告我者果信也則書吾言於壁而益自勉焉

送井都運出峽序

自古理財佐軍興惟劉晏有功於國晏之爲財可計乎  
曰專漕事歲置四十萬斛曰權鹽歲收六十萬緡曰用  
常平法諸州米率有三百萬之儲用是三者操其低昂

故自見錢流而舊史謂爲管蕭之亞西南被兵而來理財佐軍者其入數可計乎曰用糧則歲食一百六十餘萬斛而糴居其半曰用錢則歲支三十萬緡不啻而鹽酒稅亦半之心勞力苦皆有功於國然而以罪廢以病免以憂死不得善後而去理財之數過晏遠甚而名稱不得與晏齊何哉蓋晏繼第五琦之後其所羅取徧江淮非若今日東不出陝西不至渭掊聚朘削垂二十年未已者止蜀一隅受之其不晏若者如此晏專以懋遷

爲術而佐以禁權諸州儲米復周流出之以救所無今所以取蜀者既倍越常賦而粟帛之征責辦於鈞鑠機杼之間軍猶以愆期告無餘資可以貸匱矣其不晏若者又如此江淮之財轉以輸軍舟軍所至故廩有粟帛有金則官不復憂百姓不復知非若蜀道險巇推挽不進萬山之間急流盤屈舟破米沉則追逮填塞無有窮已其不晏若者又如此今昔之勢不同如是尚安得與士安爭名乎況復印紙爲契取於民與真錢同用於市

三弊僅比一真取數愈多用數愈賤軍不加裕而民益貧主計者以廢以免以憂死無多怪者吾友憲孟大監以才能任用自維揚受命入蜀爲帥爲漕再爲四路轉運副使其理財佐軍之日心勞力苦比他人獨久且多紹興甲子代者合符治行有日某命酒酌而賀之曰右護軍十萬衆劍內外分戍之供饋散取諸郡而艱難之狀如前所云支出愆後則諸營已無炊烟雖婦人女子亦譟而出此皆異時已見之事若乃馬嘶塵起關外有



急則芻糧倉卒頃刻有禍宜乎主計之官不得善後而  
去今憲孟俛仰數年軍中飽煖如一日申酉之役重兵  
陝輔成功不以無食而還大將裨佐卒隸今皆願留不  
可得公乃乘春水未滿之時舟楫告具浩然望三峽嘯  
歌而出勢如釋縛解繫而就安曠豈不樂甚矣哉又再  
酌而言曰憲孟去無負吾軍矣然則蜀人思之乎曰思  
則吾勿知也大抵吾民之財憂危取之則彼輕安樂取之  
則彼重朝廷方爲生靈偃兵蜀人但知閉戶休息以補

養累年刻剝之痛徃時襁被抱子驚恐相問之事今已  
忘之矣而乃謂軍籍增倍備禦不可廢取財猶如故幸  
一旦舍籌算而去尚安爾思乎或者士大夫之思在其  
後所未知也憲孟安恤此酒闌舟動子行矣

烏有編序

長短句亦詩也詩有節奏昔人或長短其句而歌之被  
酒不平謳吟慷慨亦足以發胸中之微隱余每有是焉  
然賦事咏物時有涉綺靡而蹈荒怠者豈誠然歟蓋悲

思歡樂入於音聲則以情致爲主不得不極其辭如真是也毛居士逢場作戲烏有是哉輒自號其集曰烏有編

忠義堂記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程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間疾苦頒條教約與爲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閎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

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  
爲溫人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郡嘗爲刊於  
石爾者天子宫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二人所以  
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  
此邦乃其遺跡流風之地吾今求其像繪置堂上徙其  
石刻列之兩旁使後人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爲宜乎  
幕吏東陽鄭某避席改容而言曰真卿小邾子顏公子  
友之後自顏含爲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

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杲卿常山之名既凜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振顯於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乎嘗考魯公上世凡能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知善爲臣子者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爲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議者猶以爲不足道觀其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旻誣之李嶮非之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愛君憂國而

不知禍之及已此蓋能以事親者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固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於姦鈇逆鼎之旁二者唯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爲政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以銷杞載輔國千古冀壤姦人之氣其誰曰不宜公曰衆以爲宜則子爲我記於石

西征道里記

并序

紹興乙未上以陝西初復命簽書樞密樓公諭以朝廷

安輯混貸之意某以秘書少監被旨參謀是役也審擇將帥屯隸軍馬經畫用度詢訪疾苦振恤隱孤表揚忠義公皆推行如上意故其本末次序屬吏不敢私錄至於所過道里則集而記之雖搜覽不能周盡而耳目所及亦可以驗遺蹤而知徃古與夫兵火凋落之後人事興衰物情向背時有可得而窺者以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舟出北關六月二十四日至永興七月十三日進至鳳翔越三十七日府告無事公率官吏以歸水陸凡六

十驛往來七十二百里

本計七十一百九十里汜水以未至縣十里河水南侵自嬰子

坡移路旁山  
回程行十里

右通直郎尚書戶部員外郎李若虛參議

左朝請大夫新差知吉州軍州事江少虞左朝請郎新  
除陝西轉運副使姚焯機宜右從事郎新湖州德清縣  
主簿樓垧書寫機宜文字左朝奉郎行大理寺丞王師  
心右奉郎郎監行在權貨務閫大鈞右宣教郎前溫州  
平陽縣丞郭子欽幹辦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  
孝恭提舉錢糧右承直郎前江西提刑司幹辦事穆平



左丞直郎新泉州永春縣丞王晞韓右文林郎前監潭  
州南嶽廟曹雲右迪功郎新潭州善化縣主簿宋有右  
從事郎葉光准備差遣右文林郎前建州建陽縣尉李  
若川點檢醫藥飯食凡一十五員左宣教郎試秘書少  
監充樞密行府參謀鄭某序

行府舟具欲發前一日宰執出餞於接待院二十二日  
道銅口臨平鎮長安閘宿崇德縣二十三日石門皂林  
永樂由秀州城外宿杉青閘二十四日兩畝首宿平望

二十五日大風阻吳江不進二十六日吳江縣登垂虹  
亭宿平江府二十七日許市望亭宿無錫縣二十八日  
潘葑樂社橫林宿常州二十九日犇牛呂城閘宿丹陽  
縣三十日新豐丹徒鎮宿鎮江府五月一日行府官望  
拜于府庭二日會茶丹陽樓登連滄觀觀人馬輜重渡  
三日濟渡至瓜州鎮揚子橋宿揚州城外四日邵伯閘  
車樂宿高郵軍會茶韓世忠園五日樊良丁至梵水宿  
寶應縣六日黃浦鎮河橋宿楚州七日磨盤宿淮陰縣

八日高秋堡洪澤間宿瀆頭九日龜山鎮宿泗州僧伽  
有像而未塔劉麟嘗因賊翁誕日祝辭而鐘輒無聲叩  
之墜地麟縱火焚寺去住持云十日治陸十一日機宜  
姚焯等三員管押激賞庫行十二日唐家店湖口宿臨  
淮縣十三日中路宿青陽驛十四日馬翁店通海鎮宿  
虹縣城因隋渠為壕瀦水深闊城具樓櫓虹西諸邑往  
往皆城虹獨堅密豫賊蓋自此為邊也隋自虹以上為  
陸水已叢生縣以東水接淮口淮地卑而縣西北隅有

湖曰萬安東西百里北南半之豫賊引湖擁城而東南  
出其流於隋又淮潮可登三十里與湖水接通小舟若  
置閘於泗以時入潮又畧治隘塞則數十斛之舟可致  
宿無疑或謂引五丈河水入蔡河上皇奉玉清之所也  
由殿後小竹徑登景命殿出前廊福寧殿福寧是謂至  
尊寢所簡古不華殿上有白花石闊一席地聞祖宗以  
來每旦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上東廡下曰洗  
面閣曰司旂閣餘不能記由殿後稍北至坤寧殿殿屏

止畫墨竹蘆雁之類然無全本矣

他殿畫類此

自福寧至孝

思殿前一殿即欽先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皆在由欽先出肅雍門至玉眷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後見陝西諸將自言數對劉豫於此堂堂左竹徑之上曰迎曦軒石為圖爐對迎曦日月幘幘有御書銘曰巍然屏石秀色拔塵仰止雲竇乃與月鄰安符厚德靜樂深仁俯鑒沼沚永固千春玉眷之下鏤石為曲水又至修內司謂是寶繪堂兩旁軒閣不能悉記復由延春閣下

稍東今太母之故居不敢詳也過小門入錦莊無雅飾  
用羅木作假檀香堂後有池左曰挹翠軒右曰觀瀾軒  
上曰棲鸞閣寢室之旁曰紫雲閣中有小圓爐可坐三  
人爐四柱承以雕蓮入睿思門登殿殿左曰玉巒右曰  
清微後曰宣和庭下皆修竹殿後左曰迎真軒右曰玉  
虛軒迎真之上曰妙有閣玉虛之上曰宣道閣又一殿  
忘其名自此列石為山分左右斜廊為複道平臺臺上  
過玉華殿由玉華下乃抵後石屏亦御書左序有軒曰

稽古宣和東廡下五庫以聖德超千古為號皆塗金抹  
綠小牌庫上曰翰林司曰寶閣西廡下曰尚書內省餘  
不能記復由宣和西趨曲水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  
有御書千字文法帖之類登瑤津亭亭在水間四面樓  
殿相對不能徧至自瑤津趨出過拱辰門上馬出後以  
閱視所置忠銳將留二日京師舊城外不復有屋自保  
康門外西至太學道無數家太學止廊廡敗屋中存敦  
化堂堂榜猶在兵卒雜處其上而牧豕於堂下國子監

令以養太學生具牕壁畧如學校都亭驛東偏廳事棟  
牌尚是偽齊年號牕用舉人試卷見當是試題及舉  
人文字專用本朝廟諱瓊林苑北人嘗以為營至今圖以  
小小城金明池斷棟額壁望之蕭然四日八角鎮醋溝  
宿中牟五日白沙鎮圃田宿鄭州六日侯家莊須水鎮  
宿滎陽縣滎陽濟水復出之地也濟入江不與江合橫  
江而出於滎陽復入地至陶丘而出故禹貢記濟水謂  
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往年京師之水人不知



所從但言鄭州積水不決蓋濟水也周德修侍郎云七日鴻溝店道旁隸三大字曰漢鴻溝今雖草莽間似有長坎然必非楚與漢畫者又孟店汜水縣鸞坡子洛口鎮宿鞏縣汜水即行慶關也過關乃下視大河與營相望洛河又在大河之南洛口墻數圍問之即所謂洛口倉者八日十八里朝拜昭厚陵又七里過黑石頭渡十里鳳凰臺又拜五里會聖宮宿偃師縣仁廟永昭陵最與英廟永厚陵近昭陵因平岡種栢成道道旁不坦而周

以枳橘陵四面闕角樓觀雖存顛毀亦半隨闕角為神  
門南向門內列石羊馬駝象之類神臺二層皆植栢層  
高二丈許最下約闊十五丈作五水道臺前與內門裏  
及大門外皆二大石人對立欽慈曹太后陵望之可見  
又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今無屋而遺基歷歷可問餘  
陵規模皆如此永厚陵下宮為火焚林木枯立諸陵洛河  
在前少室在左嵩高在右山川佳氣不改而室屋蕩然  
聞皆為竇珣所毀守陵兵級云九日石橋店白馬寺宿

西京京號三川者即黃河洛河伊水也伊闕又名闕塞山又謂龍門大內對伊闕望王屋不百里宮牆之內草深不見遺基舊分水南水北居水南者什七八今止水北有三千戶水南墟矣

回程日知州翟襄調子城外近添五百餘家

白馬寺

漢明帝所建今惟瓦礫府治後圓有堂曰畫錦翟襄所為襄本西洛人今為鄉郡故云十一日榆林鋪磁澗宿新安縣未至新安十里許道旁山石一柱裂勢欲傾危過者畏仰視父老與縣令皆言章聖封永定將軍半山

有廟月嘗賜錢三十千然無文識可考十二日缺門鎮  
千秋店宿沔池縣行十里過會盟臺沔池新安之間溪  
山人家如東浙用溪石壘牆十三日東西土壕乾壕宿  
石壕鎮杜甫作石壕新安吏二詩即其地是日陝府安  
撫吳琦甲馬來迎他郡守迎送不錄者  
行府專為陝西出也十四日魏店橫

渠宿陝府十五日望拜召公甘棠木舊在府置西南隅  
今亡矣郡有召公原原盡處置府縣七而夏縣平陸汧  
城今皆隅河夏距城九十八里即溫公涑水也敵瀕河

築二小城時一二騎揭小旗值邏或放牧堤上馬鬃渠在城之東南敵人破陝所自入初陝之圖也郡將李彥仙固守彥仙遇士卒有恩方城中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自飲其汁雪寒單露將校反加以衣彥仙復持以予寒者城破巷戰而死覆其家郡之婦人女子猶升屋以尾擣賊哭李觀察不輟故陝無噍類父老謂敵久不得城無食欲去適有人告以馬鬃渠可入城遂破敵始敢西而全陝沒矣十六日新店曲屋宿靈寶縣縣南五里

即函谷十七日黑曲稠桑靜遠鎮宿湖城縣十八日乾  
伯鋪盤豆攢節店宿閿鄉縣閿鄉湖城二縣元屬虢州  
太平興國三年隸陝府自府界至虢三十里是日虢守  
竇珣父老迎於湖城之東湖城之南桃林塞即武王放  
牛之地閿鄉縣治對荆山一山自秦川起至閿鄉荆山  
之西皆為秦嶺退之赴潮陽度此嶺也中條在大河北  
與潼關相對又東則首山也伯夷居此山南故謂首山  
為首陽十九日關東店潼關關西店西嶽廟行府官謁

於祠下至華陰縣山南門朝謁雲臺觀然後還宿潼關  
或謂是古桃林塞河山之壯俯視他關獨城內蕪廢華  
州差使臣潘休守關關門北向入踰半里大河洶湧乃  
涇渭洛三水會處號三河口洛水有二一水自藍田由  
商入西京所謂伊洛者一水自西夏由常鹽之間出保  
安同州至陝華與涇渭合所謂三水之洛潼關三獨河  
口下無屏障道上人馬河北皆見之若稍加營治戍兵  
其間未易踰也關以西漸與河遠是日知華州武功大

夫龐迪甲士迎於關西店嶽祠草創門右明皇大碑火  
後剝裂有隸數百字不復連文約六丈高蓋壘石成之  
庭下四石闕裴度出淮西題名刻其西偏副使馬總行  
軍司馬韓愈判官馮宿李宗閔之徒不能悉記雲臺觀  
屋存無幾獨聖祖并章聖皇帝御容所在曰會真殿無  
恙壁間御像如新老道士云以南極壽星榜其上給敵  
故得不毀觀後希夷祠堂堂前石刻太宗皇帝御書并  
詩詩有蒼生徃世弊凋殘今我如同赤子看大闡無為



三教盛承平方說四夷寬之句又一章有餐霞成鶴骨

餌藥駐童顏靜想神仙事忙中道路間

注謂朕萬務忙中亦得悟道之

間也又一章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

肯隨徵詔總把三峯乞與君章聖皇帝賜道人鄭隱一

章有醞醴皮裘思晦迹行高終自有人知又一章賜鄭

隱歸山盡日臨流看水色有時隱几聽松聲徧遊萬壑

成嘉遁偶出千峯翫治平仁宗皇帝賜武元亨一章只

向身邊

闕

大還胎神月殿在秋天三靈密像誰分別尸

質清虛本自然詩石皆無毀闕老道士又指一古槐謂  
是無憂木希夷嘗藏書槐腹中觀依華山而立蓮華峯  
仙人掌石月玉女盆二十八宿明星館石鼓山皆在最  
高處獨蓮華峯仙人掌可望而見蓮峯下有瀑布水簾  
仙人掌石間隱然有跡如人對面出右手掌上擎偃月玉女  
盆即杜甫所謂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是  
也雲臺西即劉禹錫所見道士種桃若霞之處所謂玄  
都觀者今亡矣華山書疏謂華山十字分之四隅為四

州蓋謂東北為冀東南為豫西南為梁雍又土人言有  
康通判者嘗與東坡為僚踰百歲從弟子四五人往來  
諸峯間無定處然土人不能具道其名又有道士能言  
張確之子定為豫賊守華嘗題詩曰羣山起伏朝靈嶽  
恰似千官奉至尊吳蜀未平宜假手願將餘力致乾坤  
二十一日敷水鎮柳子店將相鄉按石刻乃郭汾陽之  
里宿華州州治對少華對太華者華陰也二十一日赤  
水鎮東西陽村宿渭南縣二十二日零口鎮新豐市道

北一里有馬周廟宿臨潼縣華清宮之西館宮後即驪  
山新豐古城故驪戎國故山以驪名山間宮殿基址皆  
在連理木在長生殿之上蓮花湯發自山足為石渠引  
泉入室雕白石為蓮開十竅以湧泉號白蓮池即妃子  
浴所次太子泉次百官泉雖蒙故號僕隸今游之獨白  
蓮尚浴士大夫西館即當時遊幸梨園憩寓之地明皇  
自臨潼為複道往來長安按石刻可盡見今止有玉石  
像一軀立荒廟中二十三日灞水漲不進是日知永興

軍節制諸路軍馬張中孚渡輕舟來迎二十四日灞橋  
鎮漚水長樂坡宿永興軍軍以漕居為府治後有涼榭  
別為一區堂下張芸叟輩數人題名刻石東門外興慶  
池乃明皇藩邸灞橋漢周勃以下迎文帝之地常樂坡  
唐人饒真卿使希烈之處鄠縣夏之扈國府西北一百  
五十里即奉天奉天元隸乾州熙寧五年廢乾故隸府  
二十五日至七月七日行府並治事永興軍八日楮林  
店沙坡偏店宿咸陽縣縣在渭水之東北未渡渭二里

許有故墟。謂是舊咸陽。自楮林道旁土堠西入十里。即  
未央宮基。又蒼頡制書臺。樗里子墓。皆渭河南。不及至  
也。是日環慶帥趙彬甲士迎於咸陽橋。九日魏店馬跑  
泉高店宿興平縣馬跑泉高店之間。塚土數尺高。拱雜  
木二三本。曰楊妃塚。十日東陽臺馬嵬坡東扶風宿武  
功縣馬嵬旁短牆周圍。路人指謂妃子死所。縣之報本  
寺。唐太宗所生之第殿後一堂。中有神堯像。而繪諸帝  
于壁。報本之東。又有大佛閣。寺僧亦謂是李氏故居。實

太宗之所生未能詳也自滎陽以西皆土山人多穴處  
謂土理直無摧壓之患然見路旁高山多摧折存者尚  
如半掌則土穴疑有壓者居人當自能擇爾惟武功大  
佛旁一洞數里遠報本寺僧云洞置自巢賊時今人又  
增穿之中間避亂千餘家入其中賊知而不能取陝西  
徃徃為洞皆所不及穿洞之法初若掘井深三丈即旁  
穿之自此高低橫斜無定勢低處深或四五十丈高處  
去平地不遠烟水所不能及凡洞中土皆自初穿井中

出之土盡洞成復築塞其井却別為入竅去竅丈許為  
仰門陳勁弩攻者過箭即斃如是者數重時於半里一  
里餘斜氣穿道謂之哨眼哨眼或因牆角與夫懸崖積  
水之旁人不能知其下繫牛馬置磴磨積粟鑿井無不  
可者土久彌堅如石室但五年前一洞壓死者千餘人  
僧云此亦天數然今陝西遺民半是土洞中生今人居  
者頗懲覆壓之禍於洞下多立柱布仰板矣武功今屬  
醴州是日知州武功大夫趙立來迎十一日杏林店邏



店宿扶風縣十二日東新店龍尾坡青陽店宿岐山縣  
后稷封有邠岐山即其地或謂別有邠城今釐鄉是也  
又云鄆之釐亭或謂是武功皆未能詳鄆縣在府東南  
百里有塢即董卓所築是日涇原帥張中彥知鳳翔府  
賀景仁來迎十三日任官村橫水店至鳳翔府府古扶  
風郡壤地饒沃四川如掌長安猶所不逮岐山之陽蓋  
周原也平川盡處修竹流水彌望無窮農家種床尤盛  
生民之詩曰維糜維芑者蓋謂床也俗今書糜為床秦

州有床穰堡床米類稷可麵可餅可為碁子西人飽食  
麵非床猶饑將家云出戰糗糧乾不可食嚼床半掬則  
津液便生餘物皆不咽士卒用小布袋置馬上遇水取  
袋漬潤之尤美邊郡刈床則自外而內刈麥則自內而  
外蓋床以寒熟麥以暖熟故也府置廳事李希烈所建  
無甚雄大而四面出簾制度如殿後圃辟荔堂東偏中  
和燕申二堂亦舊屋餘皆近創東北隅有凌虛臺東坡  
嘗記之臺高纔二丈不見凌虛之勢然水竹幽勝可喜

燕申堂後龜趺大刻蓋茂正德政碑後人磨去刻維摩  
頌游師雄後刻九成宮圖於其陰九成宮隋仁壽中所  
建去州百里許按圖大畧與驪山相似以有圖且不親  
到故不詳載師雄記謂文帝遣楊素營之土木之役因  
一時死傷甚衆宮旁夜鬼哭文帝聞而怒獨孤后為言  
於帝乃解後遂與后每歲避暑多遊樂不歸東有華清  
西有九成訪遺跡則見隋唐之不競也寶雞縣府西南  
六十五里本秦武公所都所謂陳倉者自是入大散關

河池

河池在漢為故道

為西蜀之吭敵之攻蜀也吳玠既敗走

之道迷不能出糧且盡垂軍待斃趙立為畫歸路乃得脫其後立又為先驅道之敵再入而玠少却十四日至八月十九日行府皆治事鳳翔新郾延路經畧使郭浩熙河路經畧使楊政秦鳳路經畧使吳璘四川都轉運使陳遠猷以下各稟議分職而退二十日行府遵舊路歸次舍道理如故獨至泗州由平源天長大儀出鎮江府然後舟行陝西兵歸者禁軍合計三萬四千有奇雖

分隸諸帥然各有將分逐將仍存正副蓋祖宗之軍政舊法猶在也涇原禁軍僅八千比諸路為勁而涇原勁兵盡在山外陝西弓箭手舊一十六萬今存七萬復以土田不均兵疲無法雖七萬人未必可用夏國主興州謂之衙頭衙頭至麟府路近處可九百里秦鳳六百里環慶三百里會州界二百五十里諸路今與西界接壤惟邠延最闊熙河會川城至涇原甘泉堡止百里以北皆西界也夏國左廂監軍司接麟府沿邊地分管戶二

萬餘宥州監軍司接慶州保安軍延安府地分管戶四  
萬餘靈州監軍司接涇原環慶地分沿邊管戶一萬餘  
茲其大畧也某自吳踰淮道京入洛至關陝其所經歷  
得於聞見者靡不具載竊觀今日天下之勢東南為天  
子駐蹕之區朝廷臺省監司守令耳目親近之地故治  
具比他道為修陝西諸郡雖號新復然自渠魁元惡用  
意變易三綱五常之外自餘軍民無不內懷天日相與持  
循檢約束未敢有無國家毀法度之心故其風俗綱紀

視東南猶整整也獨京西京畿與夫接淮甸之地一時  
陷沒於劉豫兇威虐焰之中郡邑無民官府無法田野  
未耕荒穢猶在如以病困瘁之人頭目手足皆有生意  
而中焦痞涸蓋未易全復也朝廷誠能精選長吏審擇  
牧守仍於三京量戍士夫使之撫視凋瘵修治關塞於  
年歲間生養氣血與東西上下脉絡流通則天下平矣

溧水縣學記

九州之俗非大陋鄙未有不樂教化崇學校者溧水縣

學建於熙寧己酉邑宰闕祀為政之年至紹興丁巳邑宰李朝正謁廟之日學所存者僅惟門殿梗莽頽翳蕭然煨燼之餘李侯延長老問之曰邑萬戶俊秀可儒雅者宜眾其不相與出力飾新茲廢者豈薄子弟乎長老愀然進曰披猖而來邑政之廢甚於學田桑不殖賦取不均鉅閒糠豆不能飽文書至門征所無則憂苦無聊勞吏為無計今獨幾得良令求生全他未皇也侯聞之夜不能寢旦起治政事謂隱租匿役邑之大弊置度立



程若將廉治者欺吏悍民咸歸誠自出邑賦太平於是  
富者安貧者樂婆娑從容皆于暇日問孝悌忠信爭  
先為之長老又進而言曰公向謂廢而不飾者今茲敢  
請侯即日為率僚佐詣荒宮經營四顧默有區處則退  
而市材鳩匠以繩墨授梓人俾次第旁屋皆以舊殿為  
制為堂為廡為樓處士之舍寓賓之次器用之庫庖湢  
之所外至小學為屋一百八十楹自經始距紹興十年  
二月丙午凡二十有八月而落成皆廉用積餘植仆補

壞而為之者士既鼓篋上丁釋奠升降拜起人方知在  
儒雅教化之中而輪奐鼎新之日初弗知也嗚呼家有  
塾黨有庠遂有序古之制也而夫子答問之言則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學校之興必在富庶安樂  
之後苟斯民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雖有庠序其得  
遊之此邑長老之意也雖然常布之士羣居於詩書禮  
樂之府漸染以仁義中和之澤他日得時行道與夫朝  
廷取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者靡不由此以出侯既稱

長老之意則所以待邑士者今無不至矣邑之士所以自待所以報侯者猶未能知也侯名朝正字治表登建炎某年進士第

知旨齋記

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嗚呼古人能取喻如此世之甘糠粃嚙蔬蕘者雖五鼎七牢百珍八醬置其側彼未必以為美者以其未嘗得味耳鄭自五季家金華皇伯祖中散洎先公

奉議三數公皆涵泳儒學後世枝葉分派詩書凋零子弟鮮幹蠶克家其嗜以為日用者或至食蓼忘辛而常編澹泊之言有在醬瓿間者矣某稟生竒孤耕無田居無廬見他人有芻豢雋永則染指流涎不能自己故得粗見道腴無甚餒紹興二年既登進士第至九年備數禁庭雖自知事業無以踰人而人或不見謂不肖族兄信仲慨然嘆曰旨哉嘉肴之肥人也吾知之矣雖然吾宗蕃大豈無醍醐酥酪若盡取六經諸子之言設為膾

災以作成其美則他日饜而飫之者何獨弟也哉於是  
即舍之東偏闢館聚書教其孫子而使某命名焉欣然  
援筆誦記禮而榜其齋曰知旨

思耕亭記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上命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  
州示休息兵革裁省用度之意本路轉運判官兼權知  
利州事王陟乃移治城南虛其郡舍而宣撫使居焉舍  
在城之西北隅有亭名清暉築於城上郡之東嘉陵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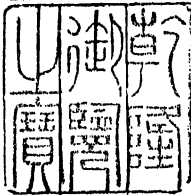
浚潔于其前亭蓋以是名也歲月久深榜目已廢規撫  
冗陋土木垂壓轉運公治而起之某一日置酒其上會  
賓幙問曰茲亭新矣吾以思耕易其故號可乎客疑而  
進曰是於亭何義且強而仕老而休一犁谷口之雲於  
公豈不甚樂然公方為上經理西南斯民日幾阜康不  
思以此報政而歸耕之思乎某曰噫嘻豈為是哉覽長  
江之險思營田之利予實有感於斯亭夫嘉陵之源發  
於鳳之大散旁由故鎮繚繞漁關循岸而出力未能載

自漁關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踰劍入閬，東走安漢，疾趨於合之。漢初已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夔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艤瀕逆數至漁關之藥水，號名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犇者，又崎嶇雜亂於諸灘之間。米舟相衝，旦晝犯險，率破大竹為百丈之筏，纜有力者十百為羣，皆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却立不得前，有如竹斷。

舟退其過石而碎與浪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人恃有此頗復盜用官米度賊厚罪大則鑿舟沉之歲陷刑辟與籍入亡家者亦纍而有故漕粟之及漁關者計所亡失常十二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耕也武侯以草廬素定之晝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吾君誠心善鄰邊鄙不聳命中外以寬厚之澤蕩洗煩苛塞卒十萬今皆櫜弓捲甲而卧吾誠能偕其餘力雜耕闢外率以平歲繆田為準不計狼戾第



得粟一鍾即減漕粟三鍾之力俟諸營儲食能如晁錯  
所謂足支五歲則時赦農租當下天子之詔凡此皆某  
臨流之所深念者賓幙聞而稱善某曰謂吾言善則願  
與公等勉之紹興十四年七月日記



北山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山集卷十四至  
六

詳校官庶吉士 臣 柳邁祖

主事 臣 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 臣 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 臣 張慎和

謄錄監生 臣 隋琦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卷十四

宋 鄭剛中 撰

出官辭先妣墳祭文

嗚呼吾母抱恨終天藏於深壤垂二十年我廬其旁徘徊周旋方池小徑朝霞暮烟雜植梅杏薦以芳妍每春茲攏髣髴慈顏脫巾筮仕承乏蜃川風樹之悲負痛何言今當遠去吉辰既涓依依戀松栢中心愴然江山阻修

道里及千白雲孤飛此恨有焉敢陳薄奠具告於前靈  
其安樂勿動勿遷尚當寵休以賁九原尚享

代姪琚祭外舅文

母氏與公曰妹曰兄惟公與琚曰舅曰甥公有季女我  
實婦之柔順勤孝惟家之宜歲在壬子公女永訣棄我  
而亡琴瑟斷絕不越三載公亦歸壽既失淑子又亡外  
舅吾婦不可復見我公不可復親嗟嗟此身抱痛何深  
一奠已矣涕淚盈巾尚享

祭潘朝議文

公之享年也尊於吾里而又耳目聰明心志寬裕對人  
無衰老急迫之容故人之有親者無不指公以為願公  
之有子也賢於天下而又醖醕酥酪以次皆佳雅容紳  
笏者半一門矣故人之教子者無不視公以為法嗚呼  
美哉某伏念異時雖與舍人兄弟輩有場屋舊習顧身  
窮賤勢不可求親然公每見必開懷笑語示以雅故不  
相忘之意不謂今已使我追望如古人矣嗚呼悲哉鄉

邦賢大夫云亡而拘縻寸祿遠在海濱哭不望帷窆不臨穴遣一介之吏持觴豆以薦區區雖臨風愴然有涕如綆負負多矣嗚呼愧哉尚享

又代人作

惟公蚤年修身慎行稱於州里不以家貧為累而以教子為心及其後也安榮壽考坐收教子之功家貧如故而休顯之名享之甚寵嗚呼可謂賢也已矣高掩九原計無遺恨一觴之奠聊薦區區非為悲也尚享

同官祭石監場文

惟公千里扁舟一官遠宦於某輩無款曲游從之雅而握手懽然皆如平生蓋聲氣相同則笑言顏色不待約而契也舍館未定斗粟未得事不辭勞中暍而死曾未旬日使其家為惛惛無告之人蓋造物難問而死生聚散不可逭而免也嗚呼哀哉世無和扁不能起公已仆之身寮友之情雖痛何及棺斂既具更當津致公之孺人奉旅櫬以歸使善視扶膝之孤長有教誨期於成立而

已不識可以少慰九泉否乎如有精爽一觴之奠為我  
歆之尚享

辭文宣王祭文代人作

爰自禮謁之修今未旬日恭被上旨移守會稽聞命  
肅征雖當去此然化民成俗何往而非聖師之道其推  
以為政者雖四海之遠猶當奉以周旋不為二郡而有  
彼此也載陳清酌用告首塗尚享

祭中元水府文



旱久傷稼皇帝憂動顏色謂神之能以雲雨出靈者  
惟中元最聞命小臣鄭某祝於祠下二十一日某既致  
命矣念其還也非得靈雨嘉澤以報天子則某所以為  
朝廷來者無乃虛乎九重徹膳以俟而乃不得報以歸  
罪宜如何王以水府之尊爵號顯著人所欽事天子遣  
使祝辭而邈然無以報稱則自餘以靈感望神者將疑  
而怠矣使者微甚宜勿為神所聽王者號令百神使之  
受職其庸可忽又况時方孔艱豐凶所係神亦有焉當

能一二鑒也謹再拜告王以歸尚享

擬宰執祭呂安父文

國家恩洽九軍視士卒如愛子而淮西獨至於逆天乎  
師無主將胎禍云久而公獨當其變乎繫孽之作莫不  
有朕豈公勇於奮身而料之有不逆乎此某等所以慙  
汗多於流涕而痛惜公者為是而增悲也嗚呼公乎如  
聞豺虎變起倉卒血刃在旁公不失則叱咤如霆震其  
狂悖反逆下堂相顧已屈如聞僭偽諾為巢窟執公而

潰幾以為質上遣追救萬馬馳突痛傷後時狂寇皆  
逸聞公臨淮號召羣賊謂不濟渡有如白日下馬危坐  
罵語刺骨血濺五步天地改色惟公之壯岱華同力數  
萬之衆挽不能北淮水洋洋鑒此英特頭顱碎地尚皆  
可得嗚呼公乎爰從艱難屢見反側雀鼠微命多自愛  
惜如公之死未見髣髴當與古人霜雪相逼我念初終  
公無負國國事累公負痛何極惟公之家上已優恤  
公有諸孤皆許紳笏興言及此衆為感激拜陳豆觴如

見英物尚享

祭外姑文

鄭與石雅自上世先我造甥室垂三十年繼緒之好豈  
朝夕然夫人視我視之不偏我視夫人視母無嫌初我  
布衣半世蹇連書生窮瘁受萬目憐惟吾夫人過我無  
愆不為其女計飢念寒貶捐齊大厚意彌堅揮斥瑱掃  
資我晨烟嗟嗟此意今何所言念自紳笏睽違累年東  
嘉峻嶺建鄴長川道途阻修迎之未緣我既扈從定舍

臨安夫人具舟許以翩翩中春之杪拜於江干來見其  
女未笑而歡母子相謂指秋未旋中暘暴下何勞劑砭  
病亦良已而命在天維日戊辰若扼其咽醫姓三易鬼  
求百端越彼辛未一語弗宣噫嗚盼睐以就終天修短  
之數莫可控搏夫人之死深負痛冤諸子在遠省問未  
前病不嘗藥死惟見棺槨哉此禍可摧肺肝靈芝淨刹  
暫憇輻軒尚須小涼奉以東還薄奠薦哀涕泣漣漣精  
爽未泯為我歆焉尚享

外姑葬遣祭文

哀哀夫人續屬錢塘巽女婦我實偕在傍曰棺曰衾曰  
歛曰藏堅美嚴潔用慰諸郎哀哀夫人泉扃故鄉諸郎  
大事謂能力當曰姻曰賓曰兆曰岡會集相視我皆弗  
遑仲冬乙酉日云最良巽女歸哭扶棺下堂獨慙吏瑣  
在天一方霄載之奠外孫捧觴慘慘之悲貫於中腸惟  
我考妣告身尚黃焚進之念旦旦不忘儻因是歸敢違  
浦陽新墳草青溪花幽芳尚闔墓下金爐薦香尚享

祭章且叟尚書文

嗚呼士之在天壤間名稱不足以載德氣節不足以動人蠢然閱造化歲月而虛之者是雖累百年奚益如公名稱如公氣節身雖掩於九泉亦當自有生氣況已再見甲子乎人嘆不慙遺而我固不以為悲也雖然問其家則無一區之宅問其田則無百畝之地問其堂則有九十歲之母建疇營窀方從朝廷賜錢葬之此則可悲某頃奉事公於永嘉惠顧最厚去年見公於金陵話言

最親及別公而來也音問最疎而今復奠祭最晚悲甚矣嗚呼哀哉尚享

樞密行府祭江神文

某被上旨宣慰關陝偕屬吏將佐以五月初吉俟渡於鎮江惟神知輿圖之復還喜三光之再合收風淨浪安濟舟楫以佐行李者亦神之賜解綽之先謹遣某官再拜以告尚享

庚申歲焚黃祭文



某紹興七年以文林郎為樞密院編修官品視陞朝明  
堂勅恩封贈如法皇考承事贈宣教郎皇妣盛氏贈孺  
人維吾考妣不以某為愚而命之學擇師友以成其業  
躬桑芋以濟其須德不我負矣而嗣承不肖蚤弗衝躍  
方掛冠垂老倚門寡瘁計日待養之時乃困窮場屋左  
顛右仆歲三十二布其衣木驚風矣嗚呼尚忍言哉逮  
今進官晚成叨塵禁地回首慈容皆在泉壤雖能躬持  
告牒奉上君恩祇為痛耳而又贈典得於丁巳副黃焚

於庚申中間扈從往來參佐南北實未遑暇今復予告  
嚴程迫於王命遽成展省禮儀未修謹遲後日之歸申  
煥再郊之寵亦尚休哉尚享

祭外舅姑文

維外舅姑之視甥已子若也以所愛女歸書生寒士謂  
其後日或能振拔則可以為富貴之地外舅姑之懷此  
意有遺恨矣其拜舅於政和甲午而哭於己未其從容  
款密之歡贖摧傷痛割之悲猶不足也其忝紳笏於紹

興壬子姑則見之至於戊午之冬蒙主上誤謫自省戶  
為臺察言事官越庚申叨塵禁班而姑乃死於戊午之  
夏是其前日以女歸書生之意不及見而償矣痛何窮  
哉今也予告還鄉焚黃先壠道出浦陽謹以薄奠哭於  
墓下言有盡而悲無窮嗚呼痛哉尚享

祭樓通奉文

嘗謂人之享年也皆惡夭然亦豈能必永公數踰八十  
鄉黨稱仁一亡恨人之仕宦也皆惡窮然亦豈能必達

公官至三品始終無玷二亡恨人之有子也皆惡不肖  
然亦豈能必賢公子為二府中外是賴三亡恨人生得  
三亡恨而死其於身名之美州里之光亦休矣雖然公  
之子以奉親為願而不以富貴利達為榮公之心以山  
林為趣而不以珪組冠裳為樂故去年震子馬歸切至  
上止令奉金帶將德意予嚴程之告俾迎公以來而公  
終弗肯至也今年熒惑犯昴五星出東方正丙大夫案  
簿裴丞相請行適日公遽為朝廷致樞臣於苫次中諒

薄遺易簀之恨而嘗藥不逮之痛頗聞過禮嗚呼變龍  
之室自難久虛他日建立功名成就恢復之畫以中興  
名臣流涕而拜於廟下則公之微恨可以盡釋而孝子  
茹荼之感弭焉苟祿輒生係拘省戶一觴之奠寓悲無  
限拜遣斯文有涕零落尚享

宣諭祭江神文

某被上旨由江鄂撫諭將士既事使川陝欲以今月二  
十六日與一行官吏渡大江而西某嘗謂天子之命非

但行於明也亦行乎幽朝廷之事非但百官受職也百神亦受其職夫安靜江流順濟舟楫此王今日之職也雖然某亦安敢持天挾朝廷而不丐於王哉謹遣某官先一日再拜焚香告於祠下惟王鑒之尚享

宣撫謁廟祭文

吾民奉牲牢祀神以求福輸貢賦養吏以求治神與吏同惠民者也某愚且陋天子之命帥所謂拊循士卒墾闢土田固邊鄙以牧此方者非曰能之竊有意焉視

事之初瞻謁祠下并告區區之心惟神鑒之尚享

祭胡宣撫文

惟公高文大筆時所推重凡燦然朝廷之上者皆公之  
華藻收為韜畧出護諸將則三軍持循咸父母公而相  
保嗚呼哀哉此一時英特之士兼資文武之才乃上所  
貴重以為寶者也歲在壬戌見公河池野鶴丹砂不足  
以比氣象顏色之好季春之初背云有瘍曾不兼旬人  
也哭不慙遺之老嗚呼哀哉泰山之裂當兆於夢曷不

治之於其早也總帳之間泣者呱呱阿郎可憐而幼女  
僅離於抱我緣使事在天一涯涕目持觴痛霄載之臨  
道嗚呼哀哉扁舟東下萬事已矣其留於此者數載戰  
守之名其載以歸者資石紹志未成之藁也嗚呼哀哉  
尚享

祈雨祭文

某  
五月十八日被旨吏於此土視事之初不雨者兼旬  
矣西方宿重兵勤遠餉夏田已不苗而槁吏與民倚犁



鋤治廩倉前指秋成為命今也烈日如焚風埃燥飛所  
播殖者復有夏田焦灼之漸吏猶衣冠而履湯火伏自  
計料修身弗謹為政弗惠未應遽得罪於神靈如欲因  
是以警平素之不敏則此民何負哉神其膏澤之尚享

又

某聞蜡祭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一日戶部  
以水旱蟲蝗之報禮部使黜其方守之神而不祭為其  
平日享一方香火牲牢之奉而不能庇護其民故黜之

也鳳之河池縣大軍屯泊財賦會聚吏民蒙境內百神之休相多矣今年夏旱異常衆會巾子山靈助王可禱而雨王有廟焉貌其像於山之陽有龍焉湫其神於山之陰取湫水赴邑禱之踰旬不報也豈使民之過惡酷烈雖神無所致其力耶抑所謂神者頃亦得名於偶爾也二者其未能辨也或初禱弗虔未當神意故甘澤嘉靈閔而未與亦不可得而知也今宣撫使涓辰祓濯躬詣祠下遣官再酌靈湫而奉之謹與神為三日之約儻

能如約相報惠雨盈尺則躬率鼓吹餞歸之後亟當修  
嚴廟宇羅列羊豕上靈休於朝而永侈爵號若曰三日  
有未能約五日過五日雖雨非神之賜也而神之祠自  
是衰矣某謹再拜以告尚享

祭胡忠烈文

維天設險連秦蔽蜀方時中艱屢動戎卒五路塵高所  
向顛覆蜀不儲備民顧駭鹿無與遮闌勢將流毒公於  
是時張膽明目呼吸豪傑變化神速橫截渭上如虎據

谷一劍畫出萬鬼夜哭部長貽愕勒馬退宿廼營廼壘  
廼邑廼城為號為令為準為繩既作壯士俾吏而兵亦  
勸農子俾散而耕方圖四出尊大朝廷天道巨測物化  
難明敵不能困而病可傾遺名浩浩義槩亭亭其所指  
畫莫可變更後人遵之亦足安寧帝聞鼓輦有詔若  
曰惟我虎臣是為忠烈其許廟祀世享勿絕將士奉命  
涕泣自竭土木必興瓦甍俱設兩序旁蔽巍棟中傑丹  
雘炳耀曾未累月我使治尊椒漿清潔我使治俎羊豕

羅列持此告成神其欣悅公有賢季威名隱然上方  
注委屏蔽西邊公之門下忠義相傳節旌侯牧寵賁綿  
延率皆謹畏罔敢恣專功名之後又何保全公惠斯人  
稚老能言人之懷公今昔弗愆山色畫暝庭花暮煙豚  
蹄香火永無愧焉尚享

祭樊宣幹文

其政和壬辰為貢士見公辟靡學苦而志修賢書生也  
紹興辛酉使川陝見公南鄭官小而行潔賢令尹也既

而某負荷重責此身孤寄賓幙之助首以屬公相從而  
來再歲於此謂可以因辟靡之雅償南鄭之勞却日揮  
戈少補東隅之恨而公死矣嗚呼哀哉殯車在道聊致  
奠觴酒酬車行萬事已矣嗚呼哀哉尚享

祭郭少保文

惟公器度宏廓儀貌英偉山西之氣蚤壓邊鄙錦裘繡  
帽蓋奇男子不縱不暴不貪不侈惟戒惟慎惟德惟禮  
福善之道謂天甚邇安享豐報尚期萬里如何難謀而

數止此數也在天非人所為為於人者公無少虧軍律  
簡易家訓整齊平生忠義君父知之節旄入覲上壽天  
墀視儀亞保寵光而歸身固朽矣名當永垂秋風九泉  
無恨可齎載念初終我則感動如奪手足安得無痛四  
川東門倚公為重有隣欲睦有險欲控民欲不擾兵欲  
可用誰來繼公施設皆中我開尊酒公無復共靈如有  
聞聽我長慟尚享

吳鳴道求錢葵親疏文

吳鳴道家七閩知書能文為貧而去鄉里自前年聞二親俱亡殯留淺土其家為貧而不能葬鳴道日夜抱痛夢寐欲歸又為貧而不能行余雖甚憐之亦又為貧而無以相振敢叙其事以告諸高義不貧者雖然不敢自謂貧而以空言相惠也聊以薄禮先見寸心

北山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卷十五

宋 鄭剛中 撰

余彥誠墓誌銘

建隆初睦之遂安余氏有諱鍾者徙居婺之義烏再世而生榮榮生喜喜生明彥誠蓋明之季子諱信彥誠其字也其異時遊義烏過流慶陂見其旁有民田數千畝比歲沃稔問之邑人則曰彥誠用家錢百萬修廢堰陂

源水遇旱歲無高下彼我均浸之鄰里霑足予嘗嘆曰  
余氏其昌乎設心如此必有過人者既而聞彥誠果好  
義輕財折節下士雖高賢巨產雄視一鄉率皆因低昂  
積散知予為取而坐制其利鄉人無不稱其長者故紛  
爭鬪怒者得其一言則釋然以平宣和庚子青溪盜起  
浙東西諸郡往往失守彥誠糾率里豪捍蔽鄉曲有奇  
功大帥上其名補承信郎調青州准備差使居官以廉  
謹聞是時燕雲初復人皆張皇自得彥誠被掇往來幽

薊間常忽忽不樂語其僚曰敵情叵測而漫不為備正  
猶狎虎豹而去其鬩吃吼之患近在朝夕盍早圖之度  
無有能用其言者遂解官求罷既歸則又語所親曰時  
危矣與其無益而死曷若奉親教子以終餘日當路交  
辟不應紹興四年五月甲寅以疾卒於寢享年六十一  
彥誠為人倜儻尚氣雅好賓客至終日忘倦宗族貧窶  
姻戚孤嫠知友流落者斥帑廩濟之無不得所事繼母  
尤孝家道肅睦內外無間言晚嗜佛書誦之寒暑不移

家旁雙林寺寇東南兵火後數年為墟彥誠倡始施財不踰時而還萬楹其餘津梁斷壞病涉之地靡不修舉益其心志開朗凡所為數皆落落可喜其初與彥誠晤平生因其闢館舍遣子弟迎予猶子瑱者為師禮意頗年不衰一日過其門瑱率舍中後生數輩羅列藏書質問義理率秀嶷不凡彥誠從容其間一話言皆有激勉教誨之意由是深得彥誠之用心遂為相知乙卯二月某將之官永嘉公之孤汝評叔齡相與踵門而請曰先

子卜葬有日壙中之銘竊願有託其非但義不得辭亦  
喜為彥誠撰述平生之事悲而許之彥誠娶同里王氏  
生兩男子汝評承信郎避公諱就校尉叔齡右迪功郎  
和厚而通敏一女子適士人許師顏孫男五人文煥文  
粹文炳文質文昌皆力學進業自汝評而下其所成就  
異日當有可觀者王氏先十有二年而卒彥誠以乙卯  
某月某甲子葬於雙林鄉蜀墅源從王氏之藏也銘曰  
富其家又仁其里祿其身亦昌其子諸孫詵詵業

以書史徜徉暮年其壽而死余之喜為彥誠銘者  
以此

外姑墓誌銘

浦江進士杜諲妻謝氏生女粹而諲死後四年謝攜其  
女再適故贈朝請郎何至至育之十年擇同邑士者石  
子文歸之今孤子石知彰之母夫人是也夫人生三男  
長曰知彰次知柔知言女三人長適具位鄭某次適士  
人鄭玠次適承節郎何邦獻某頃聞石大人用幹蠱棄

筆硯夫人申申恨之歎曰吾父業儒蚤死今吾夫學又  
廢奈何會朝請公之子榮登上舍第夫人歆慕感激謂  
知彰輩眉目皆秀必可澤以仁義故力為求師友又以  
巽女見婦幾諸子得遊從之蓋於時石氏藩大非豪門  
不姻人見以所愛女歸一寒士家貧姑嚴營糠豆而事  
禮法皆不以為樂獨夫人甘心焉其後某雖忝竊科名  
可以少塞相貴重之意然知彰病復不能卒業知柔出  
為伯父采之後為舉子者獨知言一人而夫人死矣養

所不能洎也悲夫夫人莊靚寡言動有儀則凡婦道治  
內之美無一不備蓋以女子而知儒學之貴其資性可  
知也紹興戊午三月來訪其女於臨安六月甲子感微  
恙而卒七月甲子知言輟柩以歸十一月甲子葬於邑  
之南溪園石大人初葬不吉先以丙辰十月甲子徙南  
溪故夫人祔之夫人享年六十三方諸子嘗樂不逮之  
辰夫人顧謂某曰三魁石氏名稱高甚嘗懼吾諸子不  
克髣髴今安得一言而死使兄弟相勉念先業而思奮



庶幾吾不齎志而沒地也嗚呼覽寒泉勞苦之詠誦  
我劬瘁之詩斯言可忘哉其既為之銘左朝散郎尚書  
吏部員外郎黃珪書之左朝請大人司封員外郎曹璉  
題其額俾知彰刻而藏之云銘曰

坦岡原與水泉茲為南溪之園兆斯遷祔旁穿石  
氏考妣藏之慶延綿

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神道碑

魯頃公之後有仕秦為符璽令者以符為氏傳漢唐五

代家世可考建昌南豐之符蓋今世之名族也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是為南豐之賢公諱授字天啟曾大父俸大父懷德皆隱德弗耀父明遠累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公已讀書自奮然慶喜之澤猶涵閎未發衆知其必有子公生果不羣器度明爽洽聞彊記辭華如綺場屋老生歛筆避之中元豐二年進士第調興國軍司理參軍丁母南康郡夫人瞿氏憂服除調邵州邵陽縣主簿就移筠州上高縣令終更入遠為彭州錄事參軍改

京秩差歙州婺源縣丁金紫公憂服除知越州剡縣用  
年勞陞朝賜五品服秩滿差通判龍州未行戶部辟主  
管在京左廂店宅務又通判海州唐州旋提點西京崇  
福宮再提舉江南太平觀淵聖即位覃恩轉朝議大  
夫賜三品服今上嗣歷覃恩轉左中奉大夫遇郊恩晉  
封南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解褐入仕歷五朝六  
十年而歸祿告老紹興乙卯某為溫州判官公之子行  
中通守是邦決除秕政利敏難事而又論議踴厲志行

峻潔無一分巧宦計僚士竊議是必名教積習所致者  
或曰此南豐符中奉子也中奉一生靜退雅不與躁進  
者爭急流至其耿耿胸次者則賁育不能折樞密吳公  
居厚嘗薦之於朝且使見宰相公曰筦庫何傷自媒求  
進其傷實多終戶部官足不至時政之門逮題輿海邦  
專務簡約凡推剝刻深之政應奉媚悅之事斷然不為  
而公亦低徊向老矣某由是詳公之為人歲戊午某備  
員行在所聞公之夫人湯氏前一年卒公已上章掛冠

亟遺書行中慰其母夫人之憂且使為偏侍節哀善事  
中奉致期願安榮之養則孝子之心尚有餘樂越庚申  
行中以黃州童使君之狀為公丐神道碑矣讀其狀蓋  
己未十二月辛酉以疾終於正寢庚申四月己酉已葬  
太平鄉石榴原合湯夫人之兆悲哉公為人端莊清淨  
有信義無聲色蚤歲儒雅緣飾翰林楊繪頗推重之有  
南豐居士詩十二卷平澹峻激雜見於波瀾動靜之間  
自成一家當官號令簡嚴而遇繁必辦所至吏不敢逞

逞則鉏盡之乃已民間愛慕咸父母懷之其在上高嘗  
與高安兩令易二邑之民爭於境上今猶以為美談晚  
年志意蕭散耳目聰明對燈火讀細字書享年八十四  
男五人長建中右承議郎知信州貴溪縣次用中皆前  
卒大中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行中左朝奉郎主營  
台州崇道觀幼未名而夭女二人長適右迪功郎臨江  
軍清江縣尉辛與邦次適右奉議郎通判韶州上官閔  
亦前卒孫男十二人懃愿慈悲皆登仕郎志憲思憲

恕憲懇孫女七人皆幼湯夫人處士詳之女有賢行與  
公齊年歸符公甲子凡一周大中行中才皆適用久奉  
親不肯出每歲時老人雍容堂上二子帥諸嬪孫子捧  
觴上壽庭間煇然人皆指為偕老之慶嗚呼爵祿猶滋  
味也人所同嗜公獨安義命守澹泊不為滋味所毒而  
平生所享比他人往往反為甚豐彼有貪饕冒昧足陷  
無厭之域者一失所嗜并與所當得者失之聞中奉之  
風有愧矣其既知公為詳而黃州之狀復緘以來豈可

辭銘曰

符氏德善著於南豐有閔其祥發之自公公之文章以取科第陶冶鍛鍊亦傳永世公之政事克振厥職豈弟詳明為後之則弗爭而進弗取而得富貴壽考衆如公何石榴之原兆久竅矣黃土蒼苔公則掩矣鐫彼金石載此銘詩維其邦人實咏歌之

何氏考妣墓表



建炎元年四月丁亥將仕郎何君卒明年正月己酉葬  
於邑之同義鄉長松塢又明年某月甲子君之夫人鄭  
氏卒以其年九月丙午合葬長松之原紹興十四年其  
子槩致書為其言曰槩不孝併失怙恃屬時多艱風波  
靡寧僅於鞍馬之隙奉二柩藏於土所謂彰遺德而傳  
後世者未遑及也念遂湮沒則罪逆之身殞越難報尚  
惟論撰世次發揚幽光表於墓上則無窮之恨萬分可  
塞鄉人劉友端謹狀以請兄其為我圖之其因念兒時

聞族有姑歸義烏何氏勤儉慎淑克相其夫而何氏以  
昌即夫人也夫人之賢蓋先公諸父平日所相與稱道  
者其其敢忘之君諱先字謙終世為娶之義烏人曾大  
父湜大父祐皆不仕父京亦守將仕郎將仕公生三男  
君仲子也幼子貧遊學蚤死君與伯兄奉承乃父經畫  
其家將仕公賦性嚴毅智度深峻而又奮志為生君獨  
從容啟悟得其懽心以古人積散取予之道開陳其傍  
使貧屢受惠孤嫠得所田園自饒而州里稱為長者將

仕公即世君則以所事父者事其兄恭謹遜順祭於至誠相處六十年間周旋曲折如手足之不相忤既孝友著聞門戶和氣粹然故凡與君締結姻好者皆吾鄉之賢士也其居在重巒曲水之間聚書闕館門巷幽雅夫人鄭氏具有醴延賓客君得以徜徉蕭散享安逸而廣名譽宣和庚子盜起清溪朝廷分兵鋤治鄰黨所在蟠結牢甚槩銳然上破賊之策東南平朝廷命槩以官人咸謂槩之休顯其親當自此始不幸君與夫人死矣君

享年七十夫人七十皆以疾終於寢鄭為金華大姓夫  
人之懿德幼藹吾宗凡君孝友之行終始無缺者皆其  
贊助之力君為人簡潔方正寡笑言平生不事進取而  
涉獵經傳談道古今得其理義晚年尤好修塔廟治津  
梁樂施惠益其與夫人輩設心在於化人為善非因感  
於禍福之說也嗚呼世之作德者孰謂無報也哉余觀  
何氏自上世綿積然將仕公三男子贊最力學而器業  
不就君四男子淦景槃皆先卒所存者獨槃耳乃能奮

布衣取官今為保義郎磊落慷慨未可量孫男三人忻  
恪懽咸積學自進女一人適進士陳旰孝友之澤至今  
未已是金石之傳不在壙中而鄰里稱道自可傳於後  
世惟茲墓上之碑姑見槩之孝思云爾某月某日乃立  
石為銘曰

長松之原戊申之阡惟茲壙中無金石傳所傳後  
者鄉黨之言歲越甲子具此深鐫長松生風朝霞  
暮烟視我銘詩何千萬年

族嫂陳氏墓誌銘

某族有兄諱濬字資深世居婺之金華故中散公諱詳之孫故知錄公諱汝嘉之子宣和辛丑東浙盜平某還自外邑資深已下世族人凋零破壞無家斯時資深之夫人方卧病指其子瑄輩為某哭且言曰兄不幸枉禍之餘獨四男子敢以累叔儻書詩義理之言時開道之他日為家為學僅立門戶獲益前人之大痛所以友兄之義高矣某聞而嘆曰嫂志如是資深之業其憂不昌

乎自是琯與琚者苦志經營條尋墜緒力振起之而瓌  
與瑋者未嘗一日不以書卷自隨紹興壬子某既登進  
士第蒙主上委使十年未得歸聞琯輩各專其業築第  
闢館聚書延士園池花木庭幃晬溫夫人雍容其間莊  
言笑慎禮則起居康寧規矩勤儉中散公之家世風流  
如在也歲癸亥七月乙丑夫人以疾卒明年甲子琯遣  
人走益昌以葬請余銘某曰夫人之賢鄉里宗族能道  
之不銘可傳也至歲月次序則宜永之金石夫人姓陳

氏同郡贈中奉大夫諱鄰臣之女享年六十八男五人  
長曰瑞先卒次即琯琚瓊琇女六人長適貢士陳柄次  
適進士張頭陳格陳正已陳嶠陳岨孫男女一十四人  
以甲子十月二十日葬保福山合於資深之窆銘曰

滎陽中艱義理其子家再昌若堂之封壤泉鍾聚  
深且長有緘銘詩為琯萬里下巴江

右承議郎致仕曹公墓誌

某族叔千之名士也以女歸同郡曹毅君佐嘗怪君佐



以田家改業為太學士而士夫之賢者樂與之遊是必  
有道識者曰君佐之學蓋其兄安雅公實畀之安雅卒  
苦治生生事理則請其父買書擇師教其弟又教其子  
績曹之白屋改矣政和丙申某遊鄉校績為同舍明年  
績貢辟廡又明年中上舍高選自是名宦益振而安雅  
教子功成紹興癸亥公隨績官益昌越乙丑二月十九  
日卒績奉喪歸葬如禮前期以左朝奉議前知渠州流  
江縣事練祗柔之狀泣血請銘詎其可辭公諱宏字安

雅世為娶之金華人曾祖光明祖歡父享皆隱德不仕  
安雅天性孝友遇人誠信和易喜愠不形於色鄉黨欽  
愛之君佐雖未第而死然績已成立諸孫相次進茂穎  
者復自湖北漕司薦送安雅知門戶儒學之風不衰則  
圖慕飲酒所在自得方某之宣諭四川也請於朝以績  
偕行及被上旨蜀師欲請主管機宜績曰願歸從老人  
問行止至則安雅欣然隨之謂所親曰顧夷險擇遠近  
非吾望子孫意自入蜀遇峻阪輒下馬行步如飛左右

者趨之莫及居益昌且二年每相過必叙說鄉曲持盃  
笑語盡醉而去一日忽令續寄謝知友治後事

闕

北山集卷十五